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九一八報週

第一卷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廿九日出版

定價 零售每份三分
 全年一元五角
 郵費 每半年一元
 編者 九一八週報社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印刷處 北平萃斌閣軍學書店
 通信處 前外玻璃廠東口內
 電話南局五三一五

短評 (一) 國難中做些什麼？

(鴻)

「洋溢乎中國」八月有餘了！「共赴國難」和「應付國難」的空洞呼號，似乎也應當在事實上有一些表現了！然而，無論就個人，團體，中央，地方，以及一切的一切，全然找不出來「應付國難」的事實！甚且反發現出諸多「製造國難」的成績來！

看罷！國難中做些什麼？
 同胞難應運而生而且采色最濃厚的民衆運動，最初就是「請願」和「抵貨」，可是最近早已不做了，於是什麼「學潮」和「工潮」就利用這國難時期接二連三的發生了！這還可以說是少數民衆所做的，大多數呢！聽說馬占山能抗日，則大喜而特捧，降了，則大憂而特罵，反正了，則又喜又捧。聽說十九路軍戰勝了則喜

，敗了則又憂。今天責某人不顧國難，明天罵政府喪權辱國。總而言之，國難是要別人去應付，是要政府去負責，究竟自己在國難中做些什麼，可以不管，可以不負責，這就是國難中大多數民衆的一種意識。這種意識表現的結果，就是口中有國難，心中無國難，「他人有國難，自己無國難」！一般民衆的「國難觀」是這樣，你還能希望他在國難中做些什麼？

民衆是這樣了！政府呢？因爲一部分中央應負責而不負責的人，正要利用國難的難問題，去應付所要反對的中央負責者，使欲負責者不能完全去負責，不能不有所顧慮，所以越發陷國難於更困難之中，政府也竟難有應付國難奏效的方策，結果，在一部分政府當局的心理是「國難不可少」，因而又一部分政府當局就認爲「國難無法辦」。搗亂政府的「國難觀」是這樣，你還能希望他在國

本期要目

近評三則
 東三省之將來
 暴日併吞東北與遠東
 戰爭(三續)
 哈爾濱怪現象(續)
 春潮
 南滿洲大事日記

記者 謝冲
 記者 謝冲
 記者 謝冲
 記者 謝冲

贈閱

南京圖書館藏

難中做些什麼？

噫嘻悲哉！『共赴國難』的呼聲，喊了八個多月，結果竟變成了『共離國難』，然而國難越是不能離開！

(二) 調查團在東北調查些什麼？ (鴻)

實在說：東北在九一八以後已竟成了『人間地獄』了！雖然號稱為『世界和平使者』的國聯調查團，一到大連就像入『鬼門關』一樣。從此，瀋陽，長春，吉林，哈爾濱，好像似經過十八層地獄一般，現在才快要脫離『苦海』！

在狎悍可怕惡鬼般的監視下，勉強渡過了月餘的苦境，恐怕日常生活都覺不安，旅行遊覽都做不到，調查團在東北究竟能調查些什麼？這不能不說是最令人難猜的一個疑問！

雖然，我們已竟看見調查團初步報告了，調查團居然有『日軍當局轉運公司』的資格了！將來轉運些什麼，那就是調查些什麼，什麼『一步三步……』的報告，又何難之有！

實在說：調查團的調查，報告，以及其他一切，都不過是『東北冤獄』悲劇中的一幕，所謂『和平使者』當然無『驅魔』的能力，最後的努力，仍然在我們自己啊！

「騰笑列邦」！

(民)

中國有軍閥，軍閥會內亂；日本有沒有軍閥？軍閥不搗亂？

中國武人干政，日人便拿來做宣傳資料。曾記得：瀋市的盛京時報半通中國文的大主筆傲霜菴，平常最喜做時論，罵中國人。有一次，題目：『騰笑列邦』嬉笑怒罵，肆意指摘中國軍閥的禍國殃民，意思就是要使『列邦騰笑』！

中國軍閥搗亂，實在對，武人干政也不錯。但是考諸史載，固莫不有這種過程！法國民權革命，延長百有餘年；意德的民族團結運動，歷兩世紀的奮鬥；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起於英國，連綿不斷；其間莫不有軍人或野心家的操縱，利用，打攪。那麼，中國何能例外？

近代的中國：政治革命，工業革命，以及社會革命同時爆發。而且自革命以來，為時不過二十年。以社會進化的順序和以往史蹟的証明：這般短而又短的時間內，怎能就會顯出偉大的成績？按其質，中國又何嘗沒有成績？特其成績為內在的而非外延的，在民衆心理的自然趨向民治民享的方向去，現在正是民衆改革的過程時期哪！

日本有沒有軍閥？軍閥不搗亂？

佔我東北，出兵上海，以及蔑視國聯，對抗世界的種種狂妄舉動，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說：這是軍閥的主張，這是軍閥的對外搗亂！

最近又對內搗亂了，搶殺堂堂內閣總理，混亂東京的政治社會，最後并無形中演了一齣『準逼宮』，仍不得不教軍人出來組閣，推翻了多年的一黨內閣的成規。將來，最近的將來，還不知要演出什麼把戲？像這樣的武力橫行國內外，搗亂的程度比較中國的軍閥真是『有過之無不及』！

日本維新六十多年了。講起國際地位却也可以，可是怎麼政治社會還會這樣的雜亂無章，不上軌道？要知道：日本的改革是本着天皇萬世一系的說法，人民也止有服從。這種傳統思想的根性是絲毫未變。所以一旦有了軍閥，野心家出來，只要有實力就可以支配全國，人民不會反抗的。一般民衆心理只知奴性的服從，毫沒有民治民享的意念，那裡又會有什麼改革社會裏面的？

試問：如此的一羣民衆，在如此的武人領袖領導：恐怕是不碰着大釘子是不回頭的；可是回過頭來，那就晚了！所以我說：最低限度是中國日本同要『騰笑列邦』！

東三省之將來

(上)

嘯 沖

——一九一八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省經濟的政治的實力——
現在的時代，是資本主義走到第三期恐慌的時代。

這次的大恐慌，可以說是戰後世界資本主義所積蓄的矛盾之一大爆發。這個恐慌日在發展，日在深刻化。在這個恐慌之中，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工業化，與各國關稅壁壘的建立；結果，乃造成了生產過剩，與市場貧乏的情勢。

同時，資本家爲着利潤的追求，於是減低生產，實行國外投拚結果，失業人數增加，一般民衆購買力的薄弱；在這個情況之下，工廠關閉，公司與銀行倒閉，而財政亦陷於困境，形成財政的危機。

今日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日益深刻，其國內階級鬥爭，日益尖銳，他們在主觀上，雖想力避戰爭的爆發，及防止無產階級革命，而得延長其資本主義的壽命；但是這個矛盾，總是無法解決，且日見發展與擴大，有一觸即發之形勢。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它的發展，是推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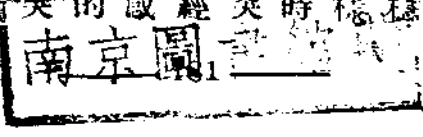
繼續一般資本主義的要性。但是資本主義，祇在它發達到一定很高的程度時，纔成爲帝國主義。那時幾個資本主義的要性，已經變爲它的反面，并且從資本主義轉變到較高式的社會經濟組織過渡時代的特點，已經在各方面都醞釀成熟了。在此過程中，經濟上最主要的，便是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競爭，被資本主義式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的商品經濟特點，而壟斷恰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但是自由競爭可以變爲壟斷，它先產生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然後最大的生產，又代替大生產，使生產集中，達到極高程度，由此生產壟斷，如：加德爾，新德加，托拉斯，再由數十個運用數十萬萬資本的銀行資本相結合。同時自由競爭虛化出來的壟斷，并不去除競爭，却是建築在競爭之上，而與之并存；且由此產生了許多特別緊張嚴重的矛盾，敵對和衝突。

一方因爲財政資本是少數最大壟斷式的銀行的資本，與工業家壟斷式的聯盟的資本相合併，而另一方面因爲世界的分割，已從舊的殖民地政策，勢如破

竹的擴大，未被資本主義列強佔領的區域，轉變到壟斷式的佔有土地的那種殖民地的政策了——即世界瓜分已經完竣了。（參觀烏利亞諾夫：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一二三——一二四頁）

由此可知，帝國主義的生存，在穩定資本主義的統治，資本主義統治的穩定先決條件，必須取得世界市場。這穩定，只有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攻了。時至今日，帝國主義列強爭奪市場的衝突愈形尖銳化了。自一九二九年底世界經濟恐慌狂潮襲來，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感到死神將臨，同時還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五年計畫，四年成功，生產力大飛猛進，這實在足以危及帝國主義國家的生存。蘇聯社會主義生產的成功，非但鞏固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本營，且足以摧毀資本主義的體制。

因此英美起恐慌，日法起恐慌，德意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起恐慌，其中尤以日本帝國主義爲最。歐洲大戰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完成了進於帝國主義的階段，但金融統治，尙未達到最高度的獨占，所以日本金融資本家需要金融緊



縮政策，及產業整理政策，俾得逞其吞併羣小之大慾，但資本集中結果，銀行遊資過剩，產業不振，而社會不安，同時因生產合理化，使國內消費力更加縮小，自紐約交易所送出恐慌的響鐘，國際經濟恐慌範圍擴大，而日本市場的停閉，失業的激增，農業經濟恐慌的深刻化，國內市場因之極積縮小，同時國外市場也不得不因之縮小。

這樣，日本資本主義國內外市場的縮小，它的貨物，不能輸入歐美，那末，要打破這個困難局面，只有賴中國市場來消納了。原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其最大部分，是築建在中國市場之上，東三省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獨佔的市場。這是怎樣說呢？只要看過去中日關係的歷史，便可明白。

當着日本資本主義從封建廢墟上發展起來，那時世界資本主義，已踏上帝國主義的階段，帝國主義的階段，其本質是壟斷資本主義之自由平等主義，而趨於：侵略獨占及重工業超越等。這時它的商品與資本的鐵腕，已經擁抱了整個世界，商品運到殖民地，資本投到殖民地，以榨取殖民地勞苦大眾的血汗。殖民地的勞苦大眾奴隸般工作着，無非在充滿帝國主義的金庫。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受自然條件之限制，國土面積狹小，原料貧乏，這誠是它的不幸，所以當它誕生之時，就帶着兇暴侵略的性質，以台灣，澎湖，琉球作了最先的犧牲品，并挾着大量的商品與資本盤踞中國市場。日俄戰爭爆發在東北開始強盜戰爭，結果屠殺了

無辜大眾，取得南滿利權。這時東三省處女地，鐵路工廠建設起來，礦山開掘起來，銀行設立起來，航業發展起來，而豆麥高粱及一切原料品，也都投入了世界市場，於是荒涼之東三省，一變而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倉庫，和商品與資本之尾闈地。

同的，東三省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獨佔的局面，東三省已經不是中國的東三省，東三省已經變成日本典型的殖民地了。無論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觀察，都不是獨立國家的一部分。

那末，先看日本帝國主義怎樣在經濟上獨占東三省？茲就在東北貿易上，便可顯然看出。根據海關報告，將東三省近三年對英美日俄四國貿易額及對東三省總貿易額之百分比如下表：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日本	對東北輸入	一六六,七五〇 (三三,八,四一)	一三六,七五〇 (四一,三,三一)
	由東北輸出	七六,〇九六 (一九,九,六)	一六八,八五九 (三九,九,六)
蘇聯	對東北輸入	一五,七二三 (四,八)	一五,七二三 (五,二)
	由東北輸出	一〇,三三二 (二,四)	一五〇,七九五 (二二,八)
美國	對東北輸入	二五,八九六 (七,八)	二〇,七一九 (六,九)
	由東北輸出	一〇,三三二 (二,四)	一〇,三三二 (二,四)
英國	對東北輸入	九,六七一 (三,〇)	一〇,四八四 (三,五)
	由東北輸出	二一,六三八 (五,一)	一〇,三三二 (二,四)

由此可知，日本在東省之輸入或輸出均占第一位，決非他國所能及。

再就日本在東三省工商業方面之投資計之，據最近調查統計，公司數為九百九十八，投資額達五億七千九百一十四萬日金，滿鐵尚不在內。僅此一端，亦可見日本在東省之經濟勢力了。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省，以滿鐵株式會社為大本營，對東省經濟之全般的侵略，所以在三十年來，纔形成它在東省偉大的經濟統治基礎。當一九〇七年滿鐵所得純益，為二百萬日金，及至一九二八年所獲純益竟達四千二百五十萬日金，以二十年期間，竟增加二十倍以上。

滿鐵不僅經營鐵道，還經營其他工業投資，如：工廠，礦業，港灣，船舶，製造所，旅館，地方設施，及雜設施，據一九二七年的報告，其投資額，達六億四千四百八十四萬日金。此外尚有許多日本工廠，都得滿鐵資助。總之，日本帝國主義對東省投資總額，據一九二九年計算，已達十四億六千八百四十萬日金。鑛山業的投資，為一千一百六十萬日金，農業投資為二千二百四十萬日金，發電所為三千六百一十萬日金，工業為一億五百六十萬日金，運輸業為六億七千九百九十萬日金，商業為一億一千

七百七十萬日金，其他企業則為五千一百二十萬日金。

此外，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省經營金融機關，發行紙幣，流行東省。所經營銀行，共有十七個，資金額達一萬萬三千九百五十萬元。日本銀行中最主要的，為朝鮮銀行，所發行的紙幣額，竟達四千三百五十八萬元，這種紙幣是永不兌現。其次是正金銀行，其發行紙幣額，達九百八十六萬元。

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壟斷東省金融之情勢了。

綜之，日本帝國主義在東省，從重工業到批發商業，從鐵路到旅館業，從銀行到農業，無一不為日本資本所統治。對於日本資本這樣堅固的統治的地位，脆弱的中國資本，無廣大的工農階級為之後援，縱有任何努力，并不曾使它受着大的動搖，倒是中國資本處處仰着它的鼻息，受它的統治。所以有人說：『全中國都是帝國主義的市場，而東三省是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的市場。』是的，我們承認東三省是日本獨占的市場，總觀以上情形，已可概見。那末，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省經濟上佔着統治地位，必然的，影響到東省政治的統治勢力，因為它要保護在東省的經濟

實權，勢必須用政治力量，以屈服中國統治階級，以壓迫中國勞苦大眾——如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反抗運動。

在九一八之前，東三省在名義上雖是獨立，可是在實質上講，却已經不是獨立了。我們曉得，所謂獨立，必其統治權，可以達於所統治的地域，在東三省許多的地方，中國的統治權不能達到，却受日本政治勢力的支配，而這種政治勢力，在東省統治着可分為兩種：

(A)形式上實際上均由日本統治的；
(一)旅大租借地，此時完全成了日本的領地，其統治權在關東州自行行使，關東廳是關東州的最高政治組織，同時還是統治東省政治中心。

(二)南滿鐵路用地內，鐵路用地行政，歸日本統轄，儼如日本領地，其統治勢力，與對朝鮮台灣無異。

(B)形式上還保持中國主權，實際上却由日本統治。這個統治範圍很大。如在東省許多重要地方，都有日本領事館，日本領事館所在地，就是該地方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而中國官廳，却變成日本的御用機關，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省可以

橫行無忌，中國官廳只能側目以視。東北統治者雖有二十萬雄兵，但實際上却只能作日本的政治買辦，連自己的政治運命都不能主宰，已往如郭松齡倒張的失敗，張作霖的被炸，最近如九一八事變，這些，都足給我們以充分的證明。

日本帝國主義為保持在東省的權益，所以派駐陸海空軍，分佈各處，在關東州，滿鐵用地與領事館所在地，又設置警察署，以行使其政治權力。

九一八以前，東省日本陸軍約達五六萬人，其屯駐地點，與主要機關，有如左列：

1、關東軍司令部——是日在東省軍

事上的最高統治機關

2、旅順要塞司令部——隸屬於關東司令軍之下，為防備旅順要塞。

3、關東憲兵隊——軍事警察——受關東軍司令官指揮。憲兵隊本部設於旅順，大連，四平街，營口等處。

4、獨立守備隊——分駐於滿鐵沿綫，其司令部設在公主嶺。

5、北滿派遣隊——駐於長春及哈爾濱之間，以保護沿中東路綫為名。

6、駐劄師團——司令部設在遼陽，以保護南滿鐵路為名，各部隊分駐於關東州及滿鐵沿綫。

此外，還有一部分海軍及空軍，都有相當勢力。

暴日併吞東北與遠東戰爭（三續）

飛天

第四步公開備戰與宣傳 蘇俄軍事之佈置，既為舉世所知，彼亦公然不諱，於是遂入公開的備戰時期。同時蘇俄機關報，一方陳述蘇俄備戰之不得已，喚醒國內之敵愾同仇，一方揭穿暴日種種向俄挑釁行動，使世人注意遠東形勢之嚴重，及責任之所在。據莫斯科二月二十五日合衆社電稱，在日本官方指導下組織之白俄軍人，準備攻擊蘇俄濱海各

省，此地報紙明日將加以指責。此項消息根據北平蘇聯通訊社駐瀋記者斯萊柏克之証實。斯氏為蘇聯官方通訊社之代表，在東京，北平，上海，歷有年所，本年初赴瀋陽調查日本行動。此項消息指責日人在瀋陽組織叛逆軍隊，聲稱日本軍官命業名白俄軍事領袖高思明將軍，秘密組織白俄軍隊一旅。據此項組織，現已完成，招募白俄軍人方法，假冒

登記白俄失業之名，一月中旬在哈爾濱時報即刊登此種廣告，招募之白俄，據稱每次分七十五人一組，由哈赴瀋。據報告謂，彼等特別秘密正在如何計劃其工作云。而謝米諾夫近已潛居瀋陽，大事活動云。又據三月四日俄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社論，謂自滿洲事變勃發以來，遠東形勢日益險惡。俄國對於事件之推移，異常注意，實屬當然。俄政府始終

除了陸海空軍之外，在關東州，滿鐵用地內，及領事館所在地，都設置警察署或警察支署共為二八處，此外尚有警察派出所共為三八七處。

因為這樣，有陸海空軍，有警察，在東省的特權，總能維持，政治的權利，總能橫行無忌，為所欲為呢！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就有人說：『東三省已經不是中國的東三省，東三省已經變成朝鮮第二了。』是的，那時的東三省已經是一塊典型的殖民領地了。（參觀許與凱著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三省 朱其華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第四章）

維持中立態度，然以俄國為目標之挑戰的宣傳及策畧，盛行於滿洲，在俄國邊境，惹起非常之形勢。俄國政府為保護自國國境，不得已而增加遠東國境之守兵，日本軍部負責者，現正審議併吞俄國國境沿海州及貝加爾地方之計劃，故俄國不得不實行必不可少之警戒。日本政府對於俄政府締結不侵條約之提議，竟逾兩月不予答覆，其故安在，不言而喻。日本對於漁業問題亦抱反對俄國之態度云云。

又據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三月五日電，昨日「消息報」論遠東情勢之社評，實非尋常之社論可比，顯然具有表示官方外交政策之意味，此或為蘇俄許久以來所採之極重要步驟也。此項社論不僅于昨晚付諸廣播，莫斯科各報今日亦均轉載。以記者駐俄之十年經驗觀之，此種宣傳方法，僅用於對要人之宣言，或共黨中委會有何重要之布告。該報社評用意，在令日本揭穿其真正態度，該報以堅決措詞，質問日本之居心何在，其所欲究為和平抑係戰爭。「吾人所欲者為和平，但倘汝等欲戰，則吾人亦有準備」在此悶熱之空氣中，此誠為有胆力之發言。該報并稱，在中日戰事中，不論蘇俄之同情若何，但蘇俄政府則將

始終維持中立與不干涉政策，如不直接被攻擊，斷不使用其集中西比利亞東部之軍隊。（蘇俄頃已不諱言兵隊集中）查此項社論，在對內方面亦甚重要。蓋蘇俄政府已布告其人民，多年未戰爭之恐懼，今已成直接威脅，并公然告以如遇挑戰，即將從事鬪爭，其對於危機具有準備，并將從事應付矣。該報社論題目為「蘇聯與日本」，錄原文如左。

日本佔領東三省，遠東日益緊張的情勢開展，五個月已經過去了。事變後的情形，逐天的深刻尖銳化，每天得到的消息，無不證明事態正在遠東極積的演進。蘇聯對於此次事變，無疑的竭力從事於充分的注意，尤其直接關於國境的動靜方面。遠東事變初起，蘇聯便採取不干涉政策，毫無疑的，蘇維埃的民衆是和呻吟於帝國主義壓迫下之中華民族表深切的同情。但對於為求自由解放而鬥爭的中國工農的同情，合蘇聯表示的一般的和平政策之「中立」并無抵觸。遠東事件，蘇聯政府的公正態度，便是打破各國對蘇俄聯合戰線的襲擊。日政府之任意擴大，蘇聯始終是維持中立，從事於這些事件的日外長芳澤也應承認吧。蘇聯政府更進一步作現在集中滿洲

，陰謀蘇俄已完成整個系統的証人，關於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容忽視的。由於我們遠東國境現狀的形成，才促起我們十分注意這種非常的狀態。當日本當局發表通告之際，空氣已顯見緊張，駐烏拉底浮斯陶克日領，仍表示毫無根據的好感。這種根基於卑惡謗造大可思意的通告，其用意之所在，自甚顯然。唯其如此，他所廣佈挑撥的謠言才不足信。雖說什麼據外國報載，「蘇俄是恨日人的，日俄不能避免的衝突，不久便要到來，」同時，散佈所謂紅軍十萬集中烏拉底浮斯陶克之各項愚笨的消息，更是徒勞而無功。蘇俄始終認為這次事變是很有趣的，必擬深致其和平的友誼。目前，我們很願洞悉令人懸念事實的試驗，便是蘇俄處在這種樹立的場合，不能不來增防以資抵禦。更難坐視其國境受到恐嚇，必須出之以警備，自然，這種事實，我們不願諱言，假定蘇俄政府仍繼續採取和平政策，一如他現在遠東情形的估定，那麼，所集中的軍隊當然不必久留。這種判斷和事態的公開的檢閱，最少蘇俄目前所必取的，是：一切必要的軍隊集中，係保護國境以防外來的襲擊。這種態度，事實上是不能夠持續下去，數月來，蘇俄充分

注意的新反俄運動，這自然根據事實來判定。日本在朝之負責人和在野的權威者，對蘇俄怎樣施行軍事上的攻擊，已成了公開討論的問題，並計畫着怎樣先占托爾斯巴克里和沿海州，我們已獲有出自日本最高統治階級之手的侵俄計畫書，並包含着某幾部份畫入他們的版圖。計畫書中有一段說：「關於對俄宣戰問題，我以為迫切的必要。按日本對俄已決的策畧，準備隨時可以宣戰，而此次戰爭之真目的，并不在防日本之共產主義實現，其真實而主要的意義，乃在統治遠東，略取東西比利亞。」另一節說：「日俄戰起要顧及到蘇俄的事前防禦，和其他列強的態度。開戰愈早愈好，我們須明瞭，情勢是利於他們的，我們相信，帝國政府已探定這種策畧，而使蘇俄於最近的將來迫我們與他宣戰。同節又說：「那是無妨於事的，縱然我們的軍事計劃與軍事努力經過很快一戰以後，稍有不和。但仍要按照原計劃進行，只要我們想到，軍事動作最終目的，便是這個問題本身偉大之重要意義了。不過，開戰後與西方發生的關係，我們必要明瞭當時與過去一般的狀況，藉此特別顧慮到各國在蘇俄西部取得的條件。總之，我們攻擊是沿托爾斯巴克里

鐵路而分際，將其遠東所有的領土，儘可劃入日本。這些地方日本必須駐紮軍隊，以作軍事中心。換言之，此地必須久駐軍隊，同時隨時準備着占領以後的反抗運動。因為日本在遠東一戰便能將蘇俄置之於死地，那是不可可能的，必須於戰時利用軍事宣傳，引起西滿的列強對俄宣戰。我們再進一步利用白俄軍造成蘇俄內部的不穩，此種計劃施之於蘇俄的現狀，可謂正其時矣。」最後結論說：「估量蘇俄一般的條件，可以得到個接近的結論，蘇俄的民衆，現在不能貫徹任何的一個戰爭。因此，目前爲最利於日本解決遠東問題的一個好機會。蘇聯的西隣，（波蘭與羅馬尼亞）現尚能發生軍事的作用，但至時當失其效用。」這篇東西的原文，人們自然要看做作者個人的意見，但此軍事計劃的作者，却是具有重大意義者所爲，好像假之於個人之手，不發生政治關係，正在蘇俄國境所演的事情，不致惹起蘇俄特別注意似的。任何公正的政治家，絕不能脫離事實而行事，兩月來，日政府始終未作必要的思考，即便答覆蘇俄建議締結之不侵犯條約，亦非誠意。所謂反俄運動的日本行動，自然與漁業問題條約有關。這種危險，當然始自日

本一部份有力的人。不過這樣一來，便將關於漁業會議，尤其蘇俄，無論過去與現在認爲無條件應充分注意之會議唯一底目的，盡皆埋沒。這部份有力的人們，對於漁業問題並沒有真正的認識，只不過憧憬着實現其遠東主人翁，大規模的佔領之侵畧計劃怎樣成功罷了。復次，很顯明的，東三省白俄反俄運動的復起，日本當局實應負其責，而不能辭其咎。日政府再三強烈的聲稱，東三省白俄動作全未與聞，但他不能否認之白俄激烈活動的開始，乃在日本佔領滿洲以後，和在日人勢力範圍以內愈益加甚，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白俄的挑戰行爲，直接和日本取一致的行動。白俄報紙上關於這類事情的記載，自不待言了。我們所要問的，是不是日本故意扶植白俄的反俄運動，一如報紙所載。白俄組織嚴密的形成，豈但盡在巴黎，一月間白俄機關報，*Postroskolenno* 載有，「日方代表盛稱，日本最大之希望，當負諸白俄人之身。」日本之策畧與白俄間有趣的結合，亦常現於外國的報紙上。譬如，一月底「紐約前驅報」載，「白俄因日人占領哈爾濱而與高彩烈，致令人懷疑日人對此項羣衆或許有密約。」巴黎訪員也同報告，一大批白俄抵此，

遠東蘇俄國境頓呈新緊張」。日本官方「滿洲日報」亦稱，「自滿洲新政府成立以來，白俄在滿洲已獲得強度的發展。」目前由日本統治下之滿洲形成侵略蘇俄趨勢，業已證明，乃不得不喚起注意，聲明重要，決定對策，以監視外來不利於蘇俄邊境之任何攻擊。蘇俄的和平政策，并不是閉煞眼睛，抹煞事實的和平。我們已一再表示，蘇俄并不為一般挑撥者所苦，蘇俄採取之和平政策與不干涉政策，即如在中國發生的事件，蘇俄亦同抱此態度，然而，蘇俄政府絕難容任何國家對蘇俄國境稍有玩視，蘇俄的寸土，亦不容任何國稍有占據，我們不願侵略他國，亦不准他國侵略我們，這便是蘇俄的態度。

自中日問題發生後，蘇俄始終未正式表示態度，一般目之為不吉之鎮靜。及至近日來西伯利亞路上車馬轉轉，各國對之咸表憂慮，而此社論，實為表示遠東問題之蘇俄真實態度也。

蘇俄既公然表示其態度，對於軍事之準備，更屬顯明。哈爾濱四月二日下午六時電稱，日關東軍司令部二日自哈移東鐵東線烏吉密站，二日晨該師團部人員乘東鐵專車一列開往，多門亦同往，日軍部移東線。據自稱係對救國軍施行

總攻，但外訊，則謂對俄。日內并將移駐大軍於東線。俄定十日開軍事會議，加倫奉電回莫斯科參加，紅軍現集結於沿海洲者，多達三十萬，只四站已開到五萬餘，步哨放至綏芬邊境。又哈爾濱三日下午七時電稱，一日俄軍四師，飛機八十架，續到斯巴四克。烏蘇里路，尚停有兵車二百列。又據哈濱三日路透電，此間仍舊接到俄人在海參崴活動之報告。據德人方面確息，現海參崴有德人二百名，幫助俄國海軍當局，將由歐洲運來之潛水艇在海參崴裝配。又謂，刻下俄軍在沿海洲集結者已三十萬。加倫奉命回莫斯科會議，司令由新委之浦特那將軍充之。又據四月六日北平路透電稱，瀋陽日軍部宣稱，已派駐韓日軍赴延邊，保護日韓僑民。報載日步兵一聯隊抵隆章，(譯音)該處義勇軍頗為活動。查日軍在南滿遇有困難，在北滿與舊吉軍對壘，亦無甚進展。馬占山部亦有與義勇軍合作，以反抗偽政府者。頃聞蘇俄在西比利亞東部之活動增加，據聞蘇俄已令橫貝加爾湖區域軍隊動員。又哈爾濱七日下午七時發電，蘇俄飛機三十架六日由海參崴飛綏芬，十五架留綏，餘飛滿邊。又哈爾濱九日下午六時發電，遠東俄軍組織宣傳隊，宣傳對日

備戰，并印發戰士之道一書，專載日軍備戰內容。偽國受日計劃，添造江艦四艘，航松黑江防俄。又同日消息謂，蘇聯近因中東路形勢吃緊，亦向遠東增兵，軍用品之運往邊境者極夥。中東路客貨運幾至完全停止。前此中俄戰爭所用之舊營房，近已修竣，可容兵士兩師團。自伯力至海參崴沿路各大站均有俄兵屯駐。至於日方自其勢力達黑龍江省後，即由板西在中東路東段，積極佈置防務，近日尤為積極。其對自衛軍固嘗認為無足用兵者，是其佈防并非專對自衛軍可知云云。

日軍於四月八日增軍於韓俄國境，在東北與西伯利亞交界處，作戰術之演習，并向海參崴南部移動，實為對俄之極大威脅。故蘇俄亦積極準備。據四月電通社哈爾濱八日電，蘇俄陸海軍赤衛軍人民委員會長烏羅羅維羅夫，因在情勢緊急時，認與有為保全領土而採取軍事行動之必要，故近特向國境方面，增派赤衛軍。關於此事，據某方調查，俄軍第十七軍團司令部及俄兵三師，刻正由西部西伯利亞向東部西伯利亞之伊爾庫克移動。其由烏拉爾方面，集結於伊爾庫克者，為特別騎兵旅及飛機三十六架，此外尚有第十八軍團與第三十五及第

三十六兩師，并其他部隊由正伊爾庫克向赤塔移動。沿海州伯力之第十九軍團之阿穆爾師，太平洋師，及騎兵旅，亦增援約達二萬名。故最近駐守東部西伯利亞之赤衛軍，已由六萬增至十五萬之多。又國聞社云，哈埠新聞界某君頃由哈抵平談稱，日俄關係，逐漸緊張，已極明顯。在本人離哈前，中東路完整之客貨車七千餘輛，已掃數離開哈埠，所餘僅敵破之少數車輛，俄籍職員亦全部撤退回俄。俄軍應集邊境為數極多。但確數不詳。此間所聞俄軍放步哨至綏芬河消息，則為甚確之事實。俄當局在月前之態度，尚表沉默。最近則頗多露骨表示。中東路一俄職員曾對本人談，俄人絕不能如中國人，對敵人來侵而不抵抗等語，意之所響，可以窺見，同時日方準備，較俄尤積極。東北各地義軍活動，日軍向不重視，所有準備，均另有目的，又哈爾濱十日下午七時發電，九日俄飛機三十架，坦克車十四部，砲步騎兵萬人，抵綏芬河外。莫斯科二十六日電，一切成年之健全共產黨員，均積極準備防衛蘇聯，航空會與化學防禦會會員一千二百萬人，均按照戰時組織，重加編制。全國學校，工廠與各機關，每日作軍事訓練，并演習使用防毒

面具。又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晨郵報」特別刊載一半欄新聞，陳述蘇俄準備「實際與日本爭鬥」。據稱自去年年底起，蘇俄即有軍隊與戰具運至西比利亞東部。滿邊駐軍數亦增加。海參崴防禦工事由有經驗工程師指導，從事修繕。工程師中有前德國軍官多人。該新聞又稱，海參崴設有空軍與潛艇根據地，潛艇係自黑海拆卸後運崴，由德國工程師與機匠在崴埠裝置，相信已入水之潛艇約十五艘至二十艘。崴埠以南波薩海灣中設有戰艦飛機與海上飛機根據地。該處接近韓邊，有威脅朝鮮北部日本軍港形勢。

由以上各種消息，證明蘇俄確有作戰之覺悟。而兩方均已入於半戰爭狀態，似箭已在弦，有一觸即發之勢。吾人對此狀況，無以名之，名之曰戰爭預備段而已！

第五步採取實際敵對動作。蘇俄之公開對日備戰，實由於暴日壓迫威脅之所致，可謂全屬於被動防衛性質。然近日來因益受暴日之橫凌，實有不能不出於敵對之勢。蓋日軍既強佔中東路，置蘇俄抗議於不顧，復僥倖白俄大事活躍，且集數萬軍隊於俄鮮國境，并在吉黑各地積極從事對俄軍事工作，在俄實處處

有被攻擊之憂。加以日軍自佔據哈埠以來，對於蘇聯官吏及東路職員，任意侮辱虐待，更使蘇俄青年黨員所不能忍受。於是從事潛形式的報復手段，遂對日暗中實行抵抗。而中東路兵車被炸實其先聲。

據四月東京十三日路透電，哈訊稱，有載日軍支隊火車一列，在距哈爾濱十英里外遇炸出軌，該車由山巖翻下，結果死日軍士兵十一名，重傷十九名，輕傷七十四名。哈爾濱十三日四時電，外訊，哈埠附近日兵車中地雷，有火車五節盡付灰燼，死傷人數超出所傳甚多。大黑河又發生搶劫事，東路東段現由蘇俄保護。哈爾濱十三日下午十時電，十二日晚十時日兵車一列，由哈綏線駛哈，至成高子站為人拆毀路軌，全列傾覆，傷亡兵士數百。車上隨乘韓僑三百，亦均受傷。汽油車一節傾覆後，起火，致子彈均爆發，交通因此中斷，半日尚未復。

又據哈爾濱十三日下午七時電稱，據聞中韓共產黨在中東路東段分散中韓日三國文字傳單。主要標語有「打倒滿洲國」，「對日軍作游擊戰」，「設立蘇維埃政府」等。又據傳十一日有蘇俄人民多名，因毀壞鐵路財產被。拘葦沙河

附近喀贊切窩小站被劫，居留地付一炬。

又哈爾濱十三日下午十時發電，東鐵東段香坊站附近路軌，十二日爲赤俄埋置炸藥，經查道華人發現排除，交通斷二時。日方對俄愈注意，第三國際宣傳隊乘裝甲車一列，十二日抵哈綏線橫道河，宣傳抗日。

又北平十四日路透電謂，日軍車在距哈十一英里出事詳情，據悉機車一輛，車廂四輛滾落，敵車十一輛，客車三輛，貨車十四輛炸毀。俄方訊稱，該列車因觸爆炸品被炸，日方則稱，軌道被拆，以致出軌。

又據哈爾濱通訊，中東路哈長線松花江第二鐵橋，九日晨二時忽發現炸藥包，意圖於車輛經過時，將該橋炸毀。茲據外人方面消息，謀炸江橋者爲六七俄人，彼等由北岸涉冰到橋脚，二人持手提式機槍，餘均匣槍，彼等在北岸第三石柱處，置炸藥三大筒，第二柱置二小筒，共五甫特。(每甫特約四十磅)嗣見一俄籍看道夫，涉水而來，爲滅口計，當將其擊斃。同時適有一守候兵在橋上巡守，對此數人極注意，當告知其他兵士，開槍向橋下射擊。并派人馳往陶賴昭及松花江站報警。該俄人見勢不佳，棄其尙未鋪置就緒之工作人，倉皇逃

竄。士兵追趕數里，並在後開槍，至陶賴昭站捕獲一名。據稱名巴那塞維亦，年二十四歲，係東鐵路員，并在身上搜出文件。至傳松花江站，亦逮捕一名，現尙未證實。後在橋下視察，發現長電線及繩，該線直通右岸林中，長及二里餘。嗣又在北守候房附近發現一批炸藥重三甫特。又發現酪乳兩塊，啤酒兩瓶，伏特加數瓶，匣槍一支，哈叭狗一隻，及其他零星小物數件，與炸藥筒，總計尋獲炸藥八甫特又十三斤。其謀炸原因，聞係俄人計劃，阻止日軍運輸云。由上列事實，吾人固不敢確定爲出於蘇聯政府之主動。然蛛絲馬跡，則敢斷定係蘇聯亦黨之所爲，的確對暴日以實力敵

最近哈爾濱的怪現象

一、調查團抵哈的前後
本月九日早，中東路派專車赴長春迎送國聯調查團。十日晨，調查團一行及倭軍等先後登車凡二百七十餘人。在專車未開前，倭軍派出戰鬥機數架，預先飛出，偵察沿線。次爲壓道車，次爲倭軍裝甲汽車開道。沿線戒備極嚴，至當日午後五時半專車抵哈警戒區域之電報房前停止。當調查團專車將入站時，倭軍密佈站台，實彈戒嚴。迨調查團各委

對報復之行爲也。

關於顛覆日兵車事，俄日雙方空氣一時頗爲緊張。雙方互相攻訐責難的消息，各報多有記載，茲不贅述。惟在日本方面確認此事爲蘇俄計劃，故不惜出以大捕俄黨，利用白俄，增兵邊境種種與蘇俄以實力之威脅。同時蘇俄亦在海參崴逮捕日僑，以示報復。并一方向日嚴重抗議，一方各機關報及政府負責要人對日肆力譏諷攻擊警告。總之，日俄兩國確已針鋒相對，處處從事於戰爭預備幕之揭開。由事實觀之，日本處處出於攻勢，而蘇俄處處出於守勢，依目前情形推之，確有愈逼愈近，愈演愈烈之趨勢也。

(未完)

介夫

(續)
員下車後，各國新聞記者爭相攝影，而萬衆睽睽之下民衆極端系念之我國參與員顧維鈞氏偕隨員六人，亦隨與俱來，尤爲一般人所注意。
與調查團借來者，尙有大阪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大連滿洲日報，奉天盛京時報奉天日日新聞等新聞記者，下車後三三五五與倭人士之歡迎者交頭接耳，忙個不休。旋即隨調查團赴馬迭爾旅館刺探消息。此輩記者皆係倭政府御用物，除

隨時刺探調查團一切消息外，并負所至各地授意各機關應付調查團質問之答覆材料，其任務固甚重大也。

當調查團蒞哈之日，哈市即施行戒嚴，尤以道裡爲甚。倭軍憲警滿佈在道裡南崗之間，往來於道外南崗之通衢大道，并密佈便衣隊。由車站至道裡馬迭爾旅館之一段，更派戰鬥機數架，翱翔天空，偵察於市內外。同時偽國之警察保安警備偵緝各隊亦全體出動，受倭軍驅使焉。

在調查團未抵哈前，倭軍在市內外各軍事要口，均按設電網及沙袋等障礙物，以防堵自衛軍之襲擊。自開調查團行將來哈，在期前將電網及障礙物等擇不甚重要者撤去，同時將飄揚多日之太陽旗，亦行取下，皆所以掩飾調查團之耳目也。

調查團抵哈之二日，哈埠各報皆刊登來件一則，其文曰「今日國聯代表入觀禮貌甚恭，均著大禮服，內有軍官一人，未著陸軍大禮服，當時鄭重聲明因當時出發滿洲尚未建國，所以未帶，至深抱歉。稱執政謂陛下，并三鞠躬，答謝滿洲國招待盛意。并云當大滿洲國建國伊始，一切困難，代表等均甚明悉。此次沿途視察滿洲國前途氣象甚佳，將來必

定日漸進步，代表等回國後必盡力之所至幫助一切云云。味其語意默察於承認問題，當有近益，執政甚欣喜。特此報告宣傳。」此「來件」探係偽市政局所發出，迫令各報刊登，其掩耳盜鈴之醜態，讀之真令人作三日嘔也。

倭人之招待調查團，直視同囚犯，毫無自由活動餘地，此証之大連瀋陽長春吉林等地而信，証之在哈尤信，在調查團一入馬迭爾旅館之後，即不啻已身繫囹圄，倭人包圍防制，無所不用其極。茲舉一例，以見一斑。調查團住馬迭爾之第二日，有外來某國委員之函件，經侍者收留尚未交付之際，倭之監視人堅欲拆視，侍者嚴拒，致起衝突。侍者旋即陳述原委於該收信之委員，當時各委員聞訊皆大憤慨，然亦無如之何也。後各委員因監視甚嚴，辦公不得自由，遂決定移在各該國領事館辦公，有共同會議則擇地而行，其苦況可知矣。至對我國參與員顧維鈞，峻拒嚴防，尤其於各國委員。當顧維鈞抵哈後，即由偽國外交部總務司長倭人大橋忠一陪同不離左右。所有各委員連日工作，顧皆不得參與，而倭之參與員吉田及隨員則逐日追隨委員。顧與各國委員固受不自由之苦，然而倭人之用心，亦不可謂非苦也。

一、白俄爲虎作倀

在過去之東北住民中，最足貽禍無窮者厥爲韓僑與白俄，此爲人所熟知者也。朝鮮人之來東北，本無條件根據，徒恃倭人以外法權之保護，因而橫行於東北之南半部。歷來中日交涉案件與韓僑有關者實甚多，彼萬寶山事件，其尤著者耳。倭既利用韓人，復利用白俄以擾亂東三省北部。其在哈埠之白俄之入籍或未入籍者，約有九萬餘人。我國當局待遇白俄比任何國家待遇華僑爲優，舉凡與白俄僑民有利之事，無不盡力援助，安居樂業，極爲自由，毫無嚴苛取締之辦法。（如白俄學校設立最多，教廳且有專辦白俄教育之一科。中東路局華方人員之缺，至今猶多用白俄任之，待遇不可謂不厚矣。）惟白俄不明利害，反多爲倭人利用，實可惜也。

此次調查團由滿北來之際，在長春吉林各地間皆有朝鮮人作倭人御用之代表，向調查團陳述東北當局之如何苛斂誅求無以爲生，懇調查團理解真相與以同情與援助之事。抵哈後，則更有白俄推舉代表謁見調查團與朝鮮人作同樣之請求。更由倭人代製標語，呈遞調查團。其標語有「溥執政萬歲」「滿洲自由國萬歲」「主張少數人之權利」「國際聯盟援

助在滿俄人。『舊中國軍閥巨頭須返還俄人財產』、『滿洲國建設可參加俄人』……之語句，雖係出之倭人主使，而白俄受人利用亦大可憐矣。

三、倭軍橫斷松江航運

松花江解冰，業已多日，平昔之時，客籍來哈定購貨物者，絡繹於途，輪船往來，尤為頻繁。乃今歲甫行開江，倭軍即限制商輪開駛下江，同時下江商輪亦不得來哈。現在哈爾濱航業公會所屬輪船計百十一隻，拖船十五隻，悉為倭軍徵發，作為軍事運輸之用。聲言按各輪載重多寡，予以租金。甲等船二千五百元，乙等船一千元，丙等船五百元，拖船則止百三十元耳。此外帆船亦多徵收，致使下江各縣土產，不能輸出，所需日常物品亦不能輸入，（如食鹽現已開鹽，其餘一切農家需用均極缺乏。）航業完全停頓，殆已陷於絕產之境地矣。又道外沿江由一道街至十六道街所有各碼頭，早已劃為軍事運輸區域，不准商民往來，負販走卒向以江岸求食者，均已絕於生路，向來繁華之江濱，現已成死的氣象矣。

四、欺人自欺之宣傳政策

自偽國成立以來，倭人嗾使一班傀儡實行宣傳政策，以盡其欺弄麻醉之種種手

段，已不一而足。調查團抵哈後，倭人更嗾使偽市政局長鮑鏡澄，迫令各報刊登啟事徵文。其徵文文字之要點，務須推闡新國家之艱困與夫民族之歡欣鼓舞，倘不涉論及此，雖佳不錄。重賞之下，應有勇夫，然結果應徵者率皆傀儡御用之秘書科長等虛應故事而已。

所謂「滿洲國協和黨中央黨部」曾分派走狗至各地舉行巡迴講演。其第三班有所謂高級宣傳員丁波范修德及井東信夫（倭人）等於本月初由黑至哈。當在南崗特區第十七小學召集埠內各學校校長及教育廳督學開一「座談會」。宣傳大意不外新國家建設意義及民族協和之必要，并攻擊東三省當局之摧殘教育等意。當時并徵求到會人對新國家及教育之意見。當有某督學謂「以前教育辦理之不善，固盡人皆知，惟希望新國家對教育須有最大之中心，及改善教育之實現。」語意稍露鋒芒，致遭該宣傳員之不悅。彼輩離哈時，并致離別之詞，大致謂「據我們觀察，本埠人士對新國家都有一種不快之感與不信任之態度，這是誤解了五族共存共榮的意義，五族的共存共榮即所謂民族協和，乃是王道政治的精神，趨向大同社會的基礎。……實現我們的和平幸福基礎，我們不得不求民族之共存共榮的，……還是得來擁護

滿洲國的。」烏乎！倭人之心勞日拙，於此可見一斑！

○ ○ ○

春潮（一續） 劉水

失去了所依賴為生活的土地，甚或毀家殺身，這又是何等可憫？他望了望這年青的漢子，臉色是又轉陰沉了。

「在家呢。」

「他今天沒有和你們說到什麼？」

「沒有。他就說天氣這樣的好，明天得種麥子。」

陣中的意思是問他們知不知道日本來種水田的事，然而聽到這人的答話，也就住口了。唉，種麥！田壟都快變成貯水的溝渠，他們還能有那種麥的日子？天知道！

趙三爺見着他時，說說請坐。然而這人的憂鬱情態却為那老人飽經世故的眼睛所觀察到了。他黜了平常的寒暄或近於家常的話，帶着吃驚的顏色問着：

「怎地？又有事麼？」

「是。今天有一個日本人領了二十幾個高麗，在榮森南下坎的地裏看了許久，然後在周圍挖起溝來，據說他們是想出錢買，種稻子的。」

趙三爺的年邁的心是燃起壯年的烈火

來了，將桌子，猛地一拍，憤然向陳中說：

「這不是逼人死麼？榮霖已被他們弄得家破人亡了，在去年，姑娘媳婦強姦得一個沒剩，現在是東逃西散，還沒回來半個人影。這次居然又硬種地來，錢！我們能將祖國的家傳的產業賣到這羣野狗的手裏去要幾個錢麼？他們又能將錢拿出來給我們麼？唉，國算完了，這又壓迫到我們百姓身上，！這不行的！我們一定要幹一下子，不然榮霖就是我們的榜樣！」

看見他生氣到這樣子，陳中就攔阻他。他是有一點欽佩與敬愛的好意不希望這老年人再作無益的憤怒。在這危難的時候，是太需要這樣強的人了，為國家，為羣衆，都有他們自己珍惜的必要。農人是質樸到可憐的程度，必得有人去指導才能喚起他們反抗的決心與勇氣，那麼如趙三爺的人物，是萬萬少不得的！陳中他明白這個道理，也就是他明白他們的責任，於是他說：

「大哥，不要這樣！人是到歲數了，不用氣那是頂好。左右我們是那怕敲碎了骨頭，也不屈服的。至於辦法呢？要慢慢想，話也要慢慢地說。」

「唉！這是亡國的悲哀呀！坐皇帝，

重建國家，溥儀這渾蛋是沒作够孽，沒有滿清，中國到不了這樣！」

這老人是將憤怒轉為慨嘆了。

「你還聽我說吧——他們不僅僅是挖榮霖的地，而且將別人的也弄壞很多，這你是知道的：河離那裡有多麼遠，他們就照着這樣長法掘了一條大溝。王家，孫家，周家，都受着這害了。那群東西，今晚就住在榮家的房子裏，也許就長久住着，都未可知。」

「我們是決不同他們并立的。明天一早，我們全村的人都去填溝，他們若打，我們也打，我就不信我們從此永不能臺起頭來！」

趙三爺說完話就拿起了水烟袋咕嚕咕嚕地抽。他是將憤怒激到了最高潮的程度，五十年來的剛直忠耿使他在鄉間或就了一個最受崇拜的人物，不呵思，不欺詐，趙三爺！誰不知趙三爺的作派？他有農人們近乎固執的反抗品性，但他不有農人們另一時懦弱的服從！什麼是日本？什麼是皇帝？在他看來都是該殺的混賬東西！他祇要在一個安謐國度裏作一個太平的民衆，他更要在一個太平族裏作一個本分的百姓！為達到他的目的他要奮鬥！為剷除危害他目的的障礙他要反抗！

陳中這時較比鎮靜得多了。他看到這老人，他看到這青年漢子，他們的毅然與果決的態度，都是使他有希望的理由。那青年人，雖然他沒有說一句話，更雖然平日的行為足以證明他是怎樣和平可愛，然而他現在的表情是太堅定了。默默地聽着這兩長者的談話，在他心裏好似已喚起他農民生來的頑性，滿藏着光明的眸子，正要噴射出火焰來！這正如一隻英勇的雄雞豎起頸上的毛毫不懼怯地等待敵方的一陣廝殺一樣！這是陳中所敬愛的品性，這也就是陳中所認為勝利的把握！受着異類侮辱的鄉農將要翻起身來了吧？受着敵人壓迫的民族將要復興了吧？那時候！那時候將要是一個公理與正義的世界了吧？

「明天先和村中的人們說一回話？」

陳中又這樣地提議着。

「那自然的。這就教趙方去告訴大家。——趙方。你就去對他們說：明天有事情，都到林前的廣場那里，我們要核計核計。」

所謂趙方的那地下的年青漢子謹慎地答應着走了。他仍是不說一句話，保持着那向來在人前寡言的態度。然而他心中的感覺却就不同：他以為是担起一件重大的責任來了，無論在現在，是在明

天，他都要有一點新的工作，從前喂牲口，挑水之類的平庸勾當，已不是他再所認為有意義的事。這時他是要拿那同樣或是更多的忍耐去探試一個嚴肅的新的人生！譬如說：現在他就要設法說一點和父親或陳大叔同樣有力量的話外，先就引起他們感情的激動，而明天呢，明天不是父親說着要填平高麗人們掘好的水道去嗎？

「唉！有意義呢！」

這年青人自己想着。

趙三爺以他能洞悉別人的心理的聰明，他也明白了兒子的現在的情緒。他想：兒子還不是無用的人，如果從前多念點書，那麼未始不可對自已有很多的幫助。人是老了，便每每想到少年時的固執秉性而遺得這時的後悔！他趙三爺，為一般人所敬重的趙三爺，年青時何嘗是這樣一個枯守家園與老農無異的人物來着？他讀過比別人都多的書，他作過位置比別人都高的事，但祇因他看不慣官場，走不慣世路，於是解組歸來，將生活消磨到吸煙與詩酒裏去，甚至發誓不再讓兒子念書，省着也有到自已的痛苦和煩惱！但當這些多少年前的舊事，再經過這老年人的心上時候，他是因為目前的一點需要或其他的複雜意念而多少

感到惘然的了。但剛強却使他繼續着向陳中說：

「明天的說話，一定要喚起人們的感情來的。使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地位，他們的危險，與他們的力量！這是必需如此，不然我們就沒有希望！」

「那自然。這是我們圖生存的惟一機會！我們能不能在國家或民族的地位裏立位脚步，就在此一舉！難道我們還躊躇嗎？還畏縮嗎？還苟安嗎？我們已是日本刀刃上的一隻小雞，再不掙扎着努力脫逃，那是馬上就到了末路！唉，國家如此，真太令人傷心了！」

陳中言下又有無窮喟感。他固然是堅定的人，始終為他的主義努力，然而情形是已艱窘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不能不有時因為一點困難或侮辱將傷心代替了憤怒。

陳中回到家裏的時候，已差不多是十點鐘。他靜靜地臥着，想要有一個好的睡眠，留出來充足的精力以期待着偉大的明日。然而那不行。狗是斷續地嗥吠着，這使他想像到那麼一個披着夜色，的結實青年從這家走進那家的情景。那人，那被父親遣出送信的人，一定也會翕動着堅定的嘴唇說出動人的話吧？而且一定更會設想着一點勝利的悲劇

好使得自己興奮吧？這說話與設想，如果出自那樣一個樸實的人，那該是怎樣地可憐和可愛？人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軟弱國家裏面，人更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艱難困苦的時候，於是更不幸的人就吝遂其分地流亡死去了，而稍稍努力一點的人也許就因為奮鬥而演出更慘的悲劇！

「這是什麼道理呢？」

他幾乎要喊出來了。

夜是安謐地流瀉着，好像一池泓水。祇偶爾在這平靜的空氣中漾起一聲號聲，像類似鴿鴉的一種鳥的喚聲。這喚聲，迷漫了原野，迷漫了未睡着的人們的耳裏，它是那樣地有着覺醒或勸勉的力量啊！然而這在陳中，這在心中有事的陳中，却代替了那催促農人對工作的辛勤和努力的意義而變為反抗與奮鬥前的鼓勵和吶喊！不是殲滅了鍊鎖的肉搏時期已到來了麼？不是殲滅滅寇的偉大使命就要肩起了麼？這是嚴重的啟示！這是嚴重的教訓！一向匍匐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愚昧鄉民都該翻身了吧？

鄉間的早飯，是早到日頭沒出來就都可以吃完了的。曉風帶着嫩寒吹着，四

郊裏飄着淡淡的朝氣。在東山頂，綉繡地堆滿美麗的雲霞，透過了樹，掠過了一切的障得，艷艷地照在人們的臉上。這時候，是該人們又拿起工作的時候了。然而情形却大與平常兩樣，田地裏是一個人也沒有，祇見到一些喜鵲和烏鴉之類的鳥雀啄食，而人們則皆為一種別的重大工作所羈絆住了。

在林前的廣場上，漸漸地人是多起來了。三個或五個，這麼一羣一羣地走着或坐着。他們都瞪着憤怒的眉毛，眼睛裏好似流着野殺的火，不憂傷，不胆怯，在他們方壯的三二十歲的年紀上，在他們結實的粗大體格的身體上，這都顯示着一種偉大的力量，象徵着這是非他異類所可屈服的團體！他們是太興奮了，昨夜趙方給他們送去的消息，辣刺刺地好像一塊鹽塞在他們的心裡，他們都想將這痛楚剷除，他們都想過着得太平的日子，然而剷除這痛楚與日子過太平，是不是惟有去幹？

「他媽的！我就不信這個，若不要了他們這幾條狗命那真是熊蛋！」（未完）

兩週內大事日記

五月十日 星期二
行政院派殷汝耕等接管區域。

馬占山電平否認聯俄。

汪電滬商會未接受任何秘密條件。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三

日本決定一月內滬軍全撤。

日本增兵前所，榆關緊張。

▲五月十二日 星期四

政府注意榆關情勢。

松花江義軍活躍。

李宗仁白崇禧電汪願作後盾。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五

偽國警察占長城外臨榆鄉村。日軍亦進攻形勢嚴重。

馬占山公表日軍強迫簽字三種重要合同，并電告調查團揭穿黑幕。

由滬撤退日軍開往吉黑增援。

▲五月十四日 星期六

滬開北接收佈置完竣。

日軍沿中東路駐重兵，中東路車輛仍陸續開俄境。

行政院議決淞滬戰區籌備善後。十九路軍復員。行政院通令整飭官方。

▲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

日內閣總理犬養被刺，政治呈恐怖化。政府積極進行剿匪。

日軍增兵依蘭。日軍在榆關挑釁。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一

滬開北依約接收，中日文協定亦簽字。

日犬養傷重逝世。

馬占山軍焚燬呼蘭橋，松浦鎮苦戰。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二

日軍在榆關連夜演習，我軍忍耐鎮靜。日軍人反對議會政治。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三

錦榆間情勢仍緊張。榆關可望暫安。哈叛逆威脅調查團。

馬占山軍圍攻松浦鎮。日軍在哈積極佈防。依蘭陷落，自衛軍退富錦。

▲五月十九日 星期四

滬江灣廟行均接收完竣。

瀋陽長春發生反抗偽國運動。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五

調查團擬假道晤馬占山，蘇俄不許。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調查團返長春。蔣任對匪總司令。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滬郵工總罷工。日以齊藤任國務總理，軍人組閣。

榆關平靜，偽警退去。調查團抵瀋。義勇軍克復肇東。一面坡交通斷。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真茹開北接收竣事。

馬占山軍再度攻哈。本莊繁到哈指揮軍事。

南京圖書